

## 情怀

## 蒲公英与马蔺

◆沈书枝



下楼去幼儿园接小孩，散学孩子的打闹声与呼唤声飘荡在小区外小小的空地。小山坡上高大的榆树，此时整枝整条都结满的榆钱仍是浓绿，没有显露出疲态，虽然树下开始飘落一些发白的榆钱。

小孩从空地上摘来一朵蒲公英，让我帮他系到手上，做蒲公英戒指。这是他们几个朋友之间今年流行的游戏，一开始只是其中一个偶然摘了一朵蒲公英让妈妈系到手指上，很快几个小孩就纷纷跟着效仿，从前约定的不要摘蒲公英的花也不管了。蒲公英的花梗已经长到很长了，随随便便就可以在手指上绕一到两圈。不像初春，那时空气犹寒，蒲公英的花梗大多很短，为了像伙伴一样在手上绑一朵蒲公英，要找很久，才可能遇到一朵合适的，小孩有时因此哭哭啼啼。如今它们遍地可寻，花梗修长结实，可以轻易在中指上缩住，结成一个柔软金黄的戒指。

他们一起玩着，一时惹得一个朋友生了气，过了一会儿，摘来一朵蒲公英给朋友告罪，那个生气的孩子平息了一些，但是说：“我不想要摘蒲公英的花，我想要它变成绒球然后去吹它。”于是他们纷纷说：“我们幼儿园现在变成蒲公英基地了！”“妈妈，我把幼儿园空地上的蒲公英的绒球都吹完了！”

我在不远处站着看着，喜欢小孩子们生命中迸发出的这种对于自然的极易感染的兴趣。

今年的第一朵马蔺花也开了，这是早上我送小孩去幼儿园的路上小孩发现的。楼下空地上种有一小片，整个冬天，被割去了枯秃的马蔺只剩下几丛一丛的枯茬留在光秃秃的地面上，发芽似乎也不过是这几天的事。我们赶时间，匆匆忙忙从电梯下去，里面还有两个同去幼儿园的小朋友。从马蔺丛边捞过，小孩忽然说：“花开了！”我才瞥到那细细的绿丛间果然开了两三朵淡紫细的花。来不及细看，我牵着他的手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果然，是马蔺开了啊！”

这时身后响起声音：“马兰花，认识吗？”回头看，是后面那个爷爷和他牵着的小孩。只断断续续听见他说：“是那个马兰，不是马莲——”

“马兰花，它的叶子长了以后，可以拿来做那个——捆粽子，知道吗——”

“端午节，包粽子……粽叶，就是那个芦苇叶子——拿来把糯米一裹，马兰的叶子当绳子——”

“……马兰开花二十一，二八二五六，二八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——你听说过吗？”

那声音里渐渐流露出一些自我回忆的况味。他说得很慢，声调不急不慌的，似乎是一种北方老人常见的说话语气。我在前面听了，心里觉得很温柔。马蔺即是北方人口中的马兰，是北方本土的植物，因为马蔺花好看，现在也是北方园林中常见的栽培植物。马蔺叶细长柔韧，是过去北方端午常见的包粽子的绳子，到现在，端午节前，在附近较大的菜市场有时也可以看到卖的。晒干的马蔺叶，绑成一捆一捆售卖。芦苇叶也是北方端午裹粽子所用的粽叶，不同于江南用箬竹叶的记忆。

虽然我是一个南方人，但如这样的习俗，以及过去北方孩子们跳皮筋时所唱的歌谣，在马兰花开的路边，由一个长辈讲述给他的孩子听，也觉得是很值得珍惜的事。过去的传统与儿童生活中有情感、有趣味的部分，能由此而传递一分，而儿童对于自然和民俗的情感，也就在这样的玩耍与对话中获得了。

2024年12月10日，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这天，我冒雨参观了韶山毛主席故居，心潮澎湃、热血沸腾，实现了我多年的一桩心愿。

韶山毛主席故居位于韶山乡韶山村，坐南朝北，是土木结构的“凹”字型建筑。周围群山环抱，苍松翠柏，郁郁葱葱。两个水塘像宝镜一样镶嵌在故居前，周围长满鲜花，旁边是水田菜畦。

那天，细雨蒙蒙，游客穿着雨衣，打着雨伞，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此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故居院内拉一条红色隔离带，游客分两路按室内室外依次参观，秩序井然。室内保持原样，陈设简陋朴素，墙上挂着伟人亲

## 感悟

## 缅怀

◆郝永前

属照片和历史图片。

从毛主席故居出来，我来到了广场。毛主席铜像巍峨矗立在广场正面，周围摆满用鲜花扎成的花篮，广场四周插满红旗，上空飘着红色气球。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员列队从正前方步入广场，随着指挥员一声口令，《东方红》乐曲响起，游客集体向毛主席铜像鞠躬致敬，武警战士向毛主席铜像敬献花篮。

我和老伴站在铜像前肃然起敬，深深地鞠了三躬，心情十分激动。蒙蒙细雨下个不停，脚下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裤腿全然不知，我俩完全沉浸在回忆中。

时间飞逝，不知不觉天已渐黑，工作人员提醒大家要下班了，游客们才恋恋不舍地渐渐离去……这次专程前往韶山红色教育基地，沐浴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，感慨万千：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。

## 杂谈

## 苦瓜不苦

◆葛取兵



夏至未至，天气却燥热起来，喉咙里似乎堵了一团火，“滋滋”地烧。乡下的老母亲闻讯捎来一包苦瓜干，清火，祛热。“这是去年的陈货，今年的苦瓜正在园子里长着哩。”母亲说。我仿佛看到了菜园里的苦瓜长势正欢，像疯跑的孩子，与风，与阳光，与蝴蝶。

苦瓜，应该是少年时最不喜欢的菜肴了，因为它苦。人到中年，苦瓜又成为我最喜欢的蔬菜之一，也是因为它苦。

苦瓜藤小，叶细，占地不多。母亲让它们屈居在菜园子周边，它们易安家，对肥料要求不苛刻。挖几个坑，点上几粒苦瓜种子，春雨过后，种子就迫不及待地土壤里

探出头来。几缕阳光，几丝微风，它们便茁壮成长起来。黄花满藤，招蜂引蝶，过些时日，花朵变成了一条条苦瓜，略弯，青皮，皮上满是皱纹，其貌不扬。

苦瓜的吃法不简单。一条苦瓜一刀切成两半，细细刮尽中间软软的瓢，反扣在砧板上，用刀切成细细的薄片，一定要斜着切，越斜越好。再用盐揉搓，要狠心揉掉青绿的苦水，再放进清水里漂一段时间，沥干水，等待下锅。炒苦瓜，关键油要重。最经典的炒法就是切几块肥肉，先煸出油，再放入苦瓜清炒。母亲会放几粒豆豉。清炒苦瓜，清爽回甘，是盛夏佳肴。我最喜欢苦瓜炒鸡蛋，金黄的色，翠绿的心，淡淡的苦，给夏日带来盈盈凉意。

苦瓜也是一味中药。母亲六十多岁时患上了糖尿病，苦瓜就成了母亲的主菜，甚至用苦瓜干代替了茶叶泡茶喝，一吃喝就是20多

年。如今母亲八十有五了，身体还不错。我想苦瓜是大功臣。

苦瓜老了，老得咧开了嘴，露出了内里。鲜红的色泽，是果肉，里面包含着苦瓜的种子，软糯清甜，带着特有的清香。苦瓜从青到黄，再到红色，其苦瓜瓤此时却变得甜蜜，成了少年时代难得的零食。其实这是植物的计谋，因为甜美，它们的种子才会被鸟兽带到远方，生根发芽，开启又一片新的天空。

人也是奇怪。年轻时喜欢甜味，到了年长，回到乡下，却爱上了苦瓜和苦瓜藤。观察苦瓜的生长，是少年时的一件趣事。我最喜欢蹲在苦瓜旁边，观察它的样子，看久了，再起身，奔跑在畦埂上，抓蜻蜓、捕蝴蝶、捉蚂蚱。如今站在苦瓜架的下面，却是另一种感触。瓜藤的奋勇向上，隐藏着无限的生命力。而苦瓜碧绿，或隐或藏，在瓜叶中摇曳生姿。苦尽，才能甘来。

炎炎夏日，来一盘清炒苦瓜。少许清油，些许精盐，足矣！一箸入口，慢慢地咀嚼，先是一丝苦味在舌尖上润开，散尽褪去，一丝甘甜凉意渐渐地漾满了整个口腔。

苦瓜，其实不苦。

## 随笔

## 在低处飞行

◆浩月

谦虚有礼，与人交往十分客气，对所有人无论年龄大小都一视同仁。

在热闹的聚会上，他们很少说话，有人过来敬酒，也只是微笑着喝掉一小口或半杯。我们这些人喝了酒杯之后往往会喧哗起来，他们也不介意，既不参与进来，也不表示反感，只是到了特定的时间，就会拱手告辞。往往送他们离开的时候，都会心生歉意，觉得没有照顾好他们，也浪费了一个把酒清谈的时光——和他们聊天，是多让人安心且能有收获的机会啊。

看到他们，我常想到一连串的名字……我们这一代人，读过很多这些名字撰写的书，也从他们的思想中捕捉过无数的闪光点，但是在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上，确实没怎么学到。但向上、向前寻找，还是会发觉，是有人学到并且践行了

的，每每遇见这样的人，我都会感叹并心生敬意。

这让我想起一种鸟儿——燕子。燕子可以飞得很低，但它们的飞行弧线始终都是优美的，它们本身也不会在乎飞得是高是低……在与身边那些低调但又保持风骨的人交往时，我往往会想起燕子。想得多了，竟不自觉地也学会了放低姿态，时常能闻到泥土与沙尘的气息，这也算是一点“近朱者赤”吧。

把姿态降低，真好。

